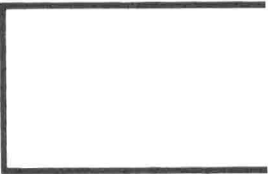


卓越之舟

韩人赤 著

《古辽河的儿女》系列长篇报告文学之二

大连出版社



卓越之舟

韩人赤
著

《古辽河的儿女》系列长篇报告文学之二

(辽) 新登字 15 号

卓越之舟

大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大连市中山区大公街 23 号) 邮编 116001

鞍山太平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67.2 千字 印张: 3

1994 年 6 月 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责任编辑: 李新民 责任校对: 冷峻 封面设计: 高遇昕

ISBN7—80612—077—7/1·20

定价: 5.18 元

代表民族精神参与创造

——序《卓越之舟》

雁 翎

韩人赤真是个快手！

刚刚在“营口市文学创作重点选题规划座谈会”上报了这个选题，不过一个月的时间一本六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就出手了，了不起！

这叫“速度”，这叫“效率”！

字，一笔一笔地写；书，一本一本本地出；花，一朵一朵地开。韩人赤不声不响，埋头苦干，“古辽河的儿子”就这样“系列”起来了；“系列”的耀眼，“系列”的风光，“系列”的会很辉煌！

作家心灵的喧哗与骚动，来源于时代的感召，来源于一代新人所创造的伟大奇迹的震撼，也来源于自己对艺术的向往与挚爱。当作家拒绝了时尚的诱惑，摆脱了世俗的干扰，从从容容地面对世间的一切，在一分清静中寻得追求与思考的快乐时，便进入了自由的、最佳的创作心态。这正如走路，在岔路口上往西走可能会挖到地下的灵珠，往东走却可以攀折树上的花冠；往东？往西？只能有一种选择。“鱼和熊掌不可

兼得”，本书作者韩人赤是一个往东走的人，而且走到底，一去不回头；他的路就这样走出来了，越走越宽阔。

韩人赤热衷于赞颂光明，讴歌先进，弹奏主旋。他的眼睛始终盯着太阳照得最暖的地方，即使那里有苔藓和霉菌，经过阳光的晾晒也会冒出可爱的嫩芽来。因此，他的眼里便总是有蓬勃，有新绿，有花朵。他的作品便被主人公的新的风姿、新的境界赋予了一种昂扬激越的基调和五彩缤纷的底色。

一位哲人说：“个人的价值就在于代表民族精神参与创造”，这话可以概括和揭示本书主人公刘铁华的精神世界及其事迹的精髓。以改革的姿态、开拓的精神，探索出科研与生产相结合、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的运行机制、管理体系，这是刘铁华的创造，它使一个小小的科研所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他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我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体现；而他的坎坷的遭逢和痛苦的磨难又使人受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和“逆境成才”的启示。

“青年英华，贵在有志”（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晓东对主人公的评语）。当你慢慢地读完了这本书，你自然地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刘铁华不愧为杰出青年，他完全有资格坐在人民大会堂里，与众多的人民代表一起去参与创造。

那就请你慢慢地读下去。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夜

目 录

凤凰涅槃新说	(1)
十五载“勤”与“苦”的跋涉	(33)
飘飘孤帆	(57)
智慧的折光	(73)
尾声	(89)
后记	(95)

鳳凰涅槃
新

說

营口市电子研究所。廿二岁。早产吗？脱胎于“知识越多越反动”那个超短妊娠期的时空，先天不足，添后亏损；滨城夜幕上忽闪忽闪着大产业群星中一熠微不足道的光线，似乎也还含有晰缕跳跃着的电子希望……本来，一九七九年，新的更年期到了。怎奈，它亦被遮掩在时而攥紧、时而松开的“拳头”企业背后，它的哮喘节数一个劲地频发着，直至那个原本满脑子电路图的带头人背井南下深圳打工，空下的，是凄凄死寂般院落中的三条遗恨：100来名科技人员的科研项目“低压”是零，事业费全停，开不出工资；某厂的一笔活计“砸”了，明令索赔七十万；群龙无首，群体“知识产权”的实际价值被几个人手中的副业牵扯着。

这是一座轻纺小城。商品经济潮水上面浮着的帆帆白点，只能是造纸了、钢琴了、涤绵细布什么的称雄在前，还有那乘势而走红了好一阵子的“家电热”……主观、客观上的种种原因，曾有过盎然生机年代的营口市电子行业，却叫局内人颗颗心不甘地跌落到同时代卓然逆差了的一块狭隘窘地。

小小电子所的“只剩散沙一片”景况只不过是

“疲软”呼号下的顺理成章而已，几乎无人太光顾于此。

实际上，殊不知，“龟兔赛跑”的时差里程始终都在人世间潜默地运行着。

还是再回到那 6000 米²、150 来号曾大多被认为是“英才”的“死不起，活不起”现实中来吧！

建所廿二个春秋，“大锅饭”的投食款项还没超出一百万，是可怜得很；但这口“锅”一旦群起而该砸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了，怎么办呢？！

通常说“聚沙成塔”的准确性是谁标的的？旧的那一套循规蹈矩办法死了！新的“各过各的日子”招式有的才出生，有的刚刚受孕……电子所这盘散“沙”被很均匀地撒在了 6000 米²的院心——又是个春回大地的日子，几棵翠柳倒是照例生机勃勃，分成若干个“单元”的男女工程技术人员，在枝干下伴着太阳闲聊，他（她）们应该都是比较最深懂得叶绿素与光和作用净值的，时下他（她）们清平淡雅的举止，难道不是五脏六腑中抓心挠肝的无可奈何显示吗？是的，好在这儿毕竟是一群受教育层次较高人们的聚合体，他（她）们没有应景于“树倒猢猻散”和“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而是颇带唯心色彩地每日“守株待兔”，静等“阴转晴”。

真是好耐性！从八八年十一月到八九年三月，足足四个月无法开展工作，年近六旬的老书记带头物色

了整整“一打”所长候选人也未能如愿。

双重领导的两个主管机关（市电子局和市科委）决策人也确确实实品尝到了“谁难受谁自己个儿知道”的酸苦滋味，“四个月没找到一名所长！”他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组织决定子虚乌有”压力。想啊，想……他们甚至想到了县团级的电子局某工程师和市无线电机厂党委书记身上……

“不是说置死地而后生吗？兵家之说，难道在这里就无对号之座了吗？”电子工业局局长解余昌急得接连梦见了几出《文昭关》，伍子胥一个夜间愁得满头青发皆白的古老传说——似乎也不那么遥远了。

2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每每身历其境的人，倒觉得这句话也颇具唯心色彩，好蹊跷。

为四个月找不到合适的电子研究所所长人选而急得直哼唱《文昭关》的解余昌局长，像年青十多岁似地突然拍起了大腿！这一拍倒是把茶几儿上的烟灰缸掀了个趔趄，他立即操起电话：“喂，技术科吗？让铁华到我这来一趟！”

赴日本国研究学习二年专业归来的局技术科副科长刘铁华，三十七岁，属小龙的；出国前他同解余

昌局长的一席对话仍然像发生在昨天似的：“铁华，这倒是个吸收营养的机会，但我纵向横向考虑了一下，三百多个应试者只录取八人，竞争太厉害！几轮弃取得个周期，那时回来，你现在的副科长位置耽搁得太久是否合适？”“你可以安排别人，全局的技术工作不能等，都各有一摊么，我是去了就没有回来的打算！”“好家伙，又是个背水一战哪……”

“背水一战”，倒是一种决心。可当时对于一点儿日语基础也没有的刘铁华来说，这个 300：8 未免太“初生牛犊不怕虎”了吧！天知道，他是怎样斩关夺隘，以八强之一东渡扶桑的……回国后，由于两项发明专利在学习期间获得的突出性，刘铁华上调省科委工作的日期不会太长了。这不，他因有点事要办，刚从省城返回……

“铁华，是我送你上日本的，现在有个难题要求你了！”刘铁华刚迈入局长室，解余昌便一把把他拽在了三人沙发上。

“四个月派不进去个所长，我们不体面，全市也是一大新闻！”

“局长，我可不是拨您的面子，因为我现在想的仍然是更好地充实自己，就是抓紧学习。独当一面开展一次见成效的工作，自己心里还没有十分把握。”

“再也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有你上日本前的那句话就满够用了，去了就没想再回来！那个 300

：8 都成功了，这次是个 150：1，不恰好是翻了番的成功系数吗？！”

“局长的吉言倒是和命令一起下的，对我的信任我也心领了，但我总觉得自己还欠缺点什么……那我就先考虑考虑……”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思维，刘铁华的思维标新立异，很奇特。

那是在十一岁的时候，火车站东白桥下他家的附近。一天傍晚，两伙同学对打雪球，他背向邻街的一家正房……“咣！”他这一伙对面飞来的硬雪团把一扇玻璃打得粉碎，两伙孩子撒丫子全跑了，唯独他一个纹丝不动地立在那儿“等待结果”。女主人没好气地把他拽到了居委会：“就是这个小子打的，他身上、手上的雪还没抖落掉呢！”“我站的是北面，雪团是从南边打来的呀！”“那你为什么连跑都不敢跑了？”“我不跑就是为了证实玻璃不是我打的呀！”

“…… ..”

他同比他小一岁的弟弟“般搭班”，情绪不好的父亲在他俩淘气的时候更是斥责声不迭，这时弟弟会见势溜掉，他呢？或站在炕沿旁，或呆呆地蹲在爸爸书桌左侧的杌凳上，“听爸爸到底都斥责我些什么。”

一九六六年十月，因为是“黑五类”，本来应在允许进行“串连”的学生队伍之外，才十四周岁的弟弟听从了他的怂恿：“咱俩也去见毛主席！”（想办的事，

只要努力一定能办成)。

两年后，十五周岁刚过的他随着大股子“热浪”，来到“驴拉轡子、人拉磨，分值只有八分钱”的复县东岗子公社张屯生产队，这儿乘上公共汽车得步行三十华里……日出日落，他，几乎是最小个子的他拼命地劳作，最后竟当上了本来不该让他当上的生产队副队长——“我参与了，我既然参与了，就不能不比别人强！”后来他深情地回忆说。

远的且不说，“比别人都要艰难得多的十多年求学啊！学了，还不是为了更好地参与？”他想。

这个消息——他要被“掂量”去电子研究所坐镇的消息传得好快……来“劝驾”的男女老幼络绎不绝，父亲五十年代的一位学生挑得再明白不过了：“你身上的水能熄灭那眼火坑吗？！”他都在听，都没有表态。

没有表态，对于为此事“要愁白了头发”的人就是一种喜悦。

在这个节骨眼上，妻子黄力是个什么态度呢？是“他会能称职的”一种孤胆默认！是正负极的电的感应，不是金属碰撞后产生出的火花——是像当年“他就是我要寻找的丈夫”一样气质和理智的灵犀鼓舞……于是，把着“水龙头”钥匙的女主人打开了这把“锁”，卓然开明地将丈夫推入了那眼民意钦定成的“火坑”。

第四天头上，电子局组织科长麻利地同几名同事

带上一辆面包车，再没容他分说地径直奔向电子所，宣布“刘铁华为新任所长”了。

3

有人说，八十年代以来，有那么一些党员干部，对于这样那样的危难总愿“隔岸观火”。这是现实吗？是的！“尽管现实是那么地令人不愉快。”然而，在这么大面积的国土上，已过完七十余个生日了的先锋队宏、微观形象还是随处熠闪着光芒的，这是“一百年”或“千秋万代”不变的希冀。

我们再转回到营口市电子研究所的院心来。穿了好多年“黄棉袄”、年近花甲的所党支部书记陈学田，在“四个人、集体所长”都难领下印绶的令人扑朔迷离日子里，他真是急得心似油煎，饭菜难进不说，他的神志竟错乱到在用液化气罐时把那只拿惯开言痛语枪柄的手烧了！能不愁云积聚吗？这已不是打上两枪就解决问题的岁月了——这里是高科技人才的植被产床、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整整四个月，群龙无首！这是政治学习和思想工作能全然替代得了的吗？整整四个月啊，他马不停蹄地奔走呼号，上上下下请命定夺：“要个好所长！”谁还能求全责备地说他“没有尽到一名书记的职责”呢？！

直到定夺下了个刘铁华——这个“敢滚湿棉袄跳火坑”的人，他才吃下了四个月来第一顿香喷喷的饭菜。应该说，这就是“党员形象”。

可“刘铁华能行吗？”这又是一道术学演算题的未知数，汉语词典里的疑难句。

“刘铁华能行吗？”他自信地站在“来者不善”这一边，尽管是微量的少数。

“刘铁华能行吗？”在这个“能量大于人群”的特殊院落里，甚至有那么一些“能量”，就连这区区六个字的善良发问都不想说。“不行！”“多余了！”“东西头十几里地，还没听说过有这一号扶大厦于将倾的人”——他们“挑剔”惯了。古往今来，挑剔者的市场随处可见。

“挑剔”是一种民主，是某一种智慧的闪现。

不是吗？在挑剔者面前，前几任所长小到分点东西得拿大家挑剩的，主业人员们围着操持副业活计的几个人乞求转悠；大到离乡背井“走麦城”……一言以蔽之，没有挑剔，也没有智慧。

“刘铁华能行吗？”——“火坑”里的火源也许就在这儿。

三十七岁的刘铁华毕竟走马上任了——这亦是众目睽睽下的现实。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八号，上任第一天。（哦，这时的日历……中国将发生什么？辽宁——营口将出现什